



金 七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REGINALD HILL

[英] 雷格纳·希尔 著 景翔 译 群众出版社

BONES AND
SILENCE

骸骨与沉默



I561.4/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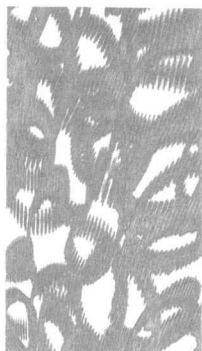
2007

金 七 首 奖 最 佳 小 说
REGINALD HILL

[英] 雷格纳·希尔 著 景翔 译

骸骨与沉默

BONES AND
SILENCE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2006—307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骸骨与沉默：金七首奖最佳小说 / (英) 希尔著；景翔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7.5

书名原文：Bones and Silence

ISBN 978-7-5014-3965-2

I. 骸… II. ①希…②景…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835 号

BONES AND SILENCE by REGINALD HILL

Copyright © Reginald Hill 199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Qun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选题策划：晓 潇

责任编辑：安 莉 晓 潇

封面设计：张晓光

责任印制：连 生

骸 骨 与 沉 默

[英] 雷格纳·希尔 著

景翔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100078

电子邮箱：qzs@ qzchs.com

网址：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字数：293 千字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3965-2/1·1627 定价：32.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T: 010—52173000 转

开篇的话

侦探小说作为另一重文学世界，有异于传统经典，让人类享有了别样的阅读体验。它的旨趣不在于知识的求索、情操的陶冶，更多的是智慧的游戏，是对人类探求真相之本能的最大满足，是对读者身心的解压与愉悦。

侦探小说自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开天辟地”以来，由英国的威尔基·柯林斯、阿瑟·柯南道尔发扬光大，后经阿嘉莎·克莉斯蒂、雷蒙德·钱德勒等的中兴，愈益成为一种成熟而精致的文学样式。与此同时，侦探小说也引发了世界范围的阅读热潮。可以肯定地说，无论二战前后、冷战时期，还是当今世界，侦探小说在不同国家，其庞大的阅读群体都是其他文学样式难以媲美的。而在中国，柯南道尔笔下的“智慧之神”福尔摩斯，正是由群众出版社走进千家万户的。几十年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梅森探案集》、《世界侦探推理名著精选》、《硬汉私家侦探小说》等系列丛书，一直是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首推的权威版本。如今，群众出版社又隆重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以报答广大读者的信任与厚爱。

金匕首奖(The CWA Gold Dagger Award)是英国犯罪作家协会(CWA)匕首奖的一个重头奖项，专为奖励当年在英国以英语出版的世界各国作家的侦探小说长篇佳作。匕首奖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创设于1955年。奖项分设：金匕首奖、金匕首短篇小说奖、非小说类金匕首奖、纪念匕首奖(用于奖掖新人)、钻石匕首奖(专为奖励对侦探小说有突出贡献的大师)、艾利斯·彼德历史题材匕首奖。由于不同时期的赞助商不同，奖项名称也有相应变化。如1995-2002年，匕首奖是由酿酒业巨商Macallan赞助的，奖项名称就变成“麦克兰匕首奖”。匕首奖的每个奖项，都由英国犯罪作家协会指定的独立委员会裁定，每年12月是大奖的颁授日。金匕首奖自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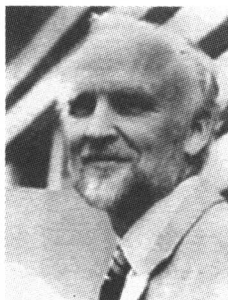
Bones and Silence

设以来，以其独立的评审姿态、深刻而准确的洞察与判断，以及对侦探小说的忠诚，受到全世界侦探小说作家及侦探小说迷的推崇，其中，钻石匕首奖被誉为侦探小说领域的“诺贝尔奖”。作为侦探小说领域历史最悠久、最权威的国际奖项之一，它与美国的埃德加·爱伦·坡奖堪称双峰竞秀。全世界的侦探小说作家都以斩获匕首为荣，全世界的侦探小说迷都以匕首奖作为阅读的风向标。

群众出版社正是借重金匕首奖这位侦探小说伯乐的独到眼光与权威性，向中国广大读者及侦探小说迷推出“金匕首奖最佳小说”系列。第一辑出版的有《我眼中的魔鬼》、《活色生香》、《英雄之傲》、《深藏不露蜘蛛人》。前两部作品是“犯罪心理小说皇后”鲁丝·伦德尔的代表作。它们已被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后两部作品特别要提及的是，它离奇到无以复加的情节及揪心的悬念描写。第二辑出版的有《所罗门王的地毯》、《骸骨与沉默》。这一切，相信都会给侦探小说迷提供一道阅读的大餐。以后每年，群众出版社都将选译获得金匕首奖的优秀侦探小说分辑出版，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

二〇〇七年四月



雷格纳·希尔(Reginald Hill)

雷格纳·希尔是英国当今的推理小说重镇之一，至今仍活跃于文坛。1981年未成为全职作家之前，一直服务于教育界。

希尔是现役推理小说家中少数仍能保有古典推理格局，并深刻表达“现代性”的作家。一方面，他紧守着古典推理小说的格律，以正统的布局解谜为主轴，使每一部小说都包含一个构思严密的结构，而侦探和他的搭档也还是充分发挥查案思考的本分，这就使读者仍可感受推理小说的“古风”，再现“黄金时期”的阅读乐趣。另一方面，他在古典推理小说中融入许多现代文学才有的角色心理深度，以及犯罪形态的现实感，这就不是古典推理小说常看得见的了。

在古典推理小说中，犯罪案件往往只是“谜题”。大部分的作者倾向干脆利落的描写，而不是透露许多可怕或恶心的细节。案件一旦成立(也就是谜题一旦向侦探们公开)，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办案解谜的过程，犯罪本身并不需要被细腻地了解或陈述。事实上，推理小说史上之所以会出现一个所谓的“美国革命”，正是出于作家们对于推理小说这个“非写实倾向”的不满足。但希尔是勇于跨越这个“写实”与“非写实”界限的作者，或者说，他是对“美国革命”勇敢提出反省和对应的古典派作者。

希尔是一位既勤勉多产又创作严谨的作者。他的第一本推理小说《喜欢交际的女人》出版于1970年，此后三十年他创作不辍，长、短篇小说成书合计超过四十种以上。除了用本名之外，他还用 Patrick Ruell 的笔名写另一系列的推理小说，并以 Dick Morland 的笔名写科幻小说。这样的创作数量，让人们很难想象他的作品大多是份量很重、布局很严谨的巨作。他作品的幽默和深刻，也是长期以来受到评论家称道的地方。他在1990年以《骸骨与沉默》一书获得英国犯罪作家协会的金匕首奖，1995年又荣获推理小说家的最高荣誉——钻石匕首奖。他长期独特的写作能力与成就也在此得到全面的肯定。

导读

戏剧与现实交错的杰作

在雷格纳·希尔第一部推理小说《喜欢交际的女人》里，他创造的一对独特的侦探搭档也首度登场。一位是心宽体胖、好色贪怀、爱斗嘴耍活宝的刑事主任达尔齐尔，另一位则是教养优雅、学识丰富的警官帕斯科。

自从柯南·道尔创造了华生医生作为神探福尔摩斯的搭档之后，推理小说家就经常使用这种对比手法，用一位“次要而平凡”的角色来衬托神探的不凡。这些二号人物有时候是侦探的朋友，有时候是记者，有时候是助手或忠仆，但多半不脱烘托主角的功能。但雷格纳·希尔采取了另外一种途径：他让侦探的搭档有能力也有作用，甚至是重要的互补，没有对方彼此都不是完整的；他又让两人的文化特质与思考形态南辕北辙，比较与冲突的趣味因而源源不绝。仅此一项，就是希尔对推理小说的重大贡献。

希尔的小说结构复杂紧凑，在我们今天要读的获奖作品《骸骨与沉默》中也可以体会。一边是一连串奇怪的死亡与扬言要自杀的匿名信，另一边则是一出神剧的公演筹划。两位侦探在两件事中间疲于奔命；刑事主任达尔齐尔先是在自家住宅后窗目击裸女与男子争吵、夺枪自杀而产生第一桩奇案，然后是接二连三的怪事与意外的死亡。这种古典式的谜题固然不容易被破解，小说的社会指涉与讽刺蕴涵也随处可见，神剧的主题与刑事主任的友情出演也饶富深意。基亭说雷格纳·希尔的作品趣味常常是艺术作品才有的，指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值得一提的是，希尔在《骸骨与沉默》中穿插神剧进行的情节，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另一位对戏剧有深入兴趣或研究的推理小说家（这在推理小说史上太多了）。他甚至有另一本小说干脆以戏剧名词为题，叫做《下场词》。又是舞台上角色下台所吟的台词，又暗指死者死前的话语，一语双关，妙不可言。

当然这样的深刻化发展，有时候是“娱乐小说”或“通俗小说”的危险。雷格纳·希尔常把小说写得厚重、长大就是一种对现代读者的挑战；所幸他的小说故事设计精彩，结构布局复杂多变，角色对话机锋处处，令人读来兴味盎然，也使他的作品在如此文艺气息之余，仍能有极高的娱乐性。

似乎我们坚持要生活下去。但是，冷漠笼罩下来，轰隆的车声，众多毫无差异的面孔走过，来来往往，把我拉进梦里；擦去了所有面孔上的五官。人们可以穿透我走过……我们只以扣上钮扣的衣服轻覆着，而在这些覆被之下的是贝壳、骸骨与沉默。

——弗吉尼亚·伍尔夫《波浪》

1

上帝：

首先我将世界造得极其宽广，
树与风与江河才刚成形，
天堂与地狱俱不需隐藏，
以青草和植物，我开始经营。
在无限的庇佑中生长，
又依我的形象创造了人，
君王与圣贤分列两旁，
便将那凡人放在中心。

我也为他造了个女人，
依照法则来生存，
我要他们生长繁衍，
充满这世界，不要有纷争。
此后人们倦于工作，
罪恶大为流行，
使我懊恼又悔恨，
不该创造出男人和女人。

约克郡神迹剧《建造方舟》

Bones and Silence

达尔齐尔先生：

你当然不认识我。你怎么会认识我呢？有时候我自己都不认识我自己了。圣诞节前，我经过市场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别人撞在我身上，可是那不算什么。你知道，我突然又变回十二岁了，正走过麦尔洛斯大教堂附近的一块空地，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罐刚从农家拿来的牛奶。

那天我就像个白痴似的站着，挡在人行道上。在内心深处，我又只有十二岁了。我感到有人爱着我，我受到了保护。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正经过卡夫市场，抽风机把煎咸肉的香味吹进早晨清凉的空气中。只需一个味道就能把我转换到那样遥远的时空里，我又怎么能说我认识自己呢？

可是，我认识你。不对，在我写过刚才那件事之后，这话说来太狂傲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请人把你指给我看过，我也听过别人怎么说你。其中有很多话——事实上是大部分的话，都不怎么好听。不过这不是一封骂你的信，所以我不想重复那些话来冒犯你。然而即使是把你骂得最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你的工作成绩很好，从不畏惧找出事情的真相。哦，还有你不会容忍愚蠢的人。

唉，我这个愚蠢的人，你倒不必多加容忍。因为，我之所以写信给你的原因是：我打算自杀。

我并不是要马上动手，不过，就快了，一定会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以内进行。这也是一种新年的新决定。可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想找个人谈谈。然而任何和我有私交的朋友都不适合，医生、心理医师、所有专业的咨询人士都不适合。你知道，这不是要求救。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只剩下选定一个日子的问题。但是我发现自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非要和别人谈谈，透露一点线索、一些暗示。这种游戏和朋友玩就太危险了。我想我需要的是利用一个可以控制得住的宣泄管道来说我要说的话，而你被选中了。

很抱歉，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很重的负担；可是由别人谈到你时所提到的特点来看，我给你的信会像其他任何一个案子一样，你也许会觉得让你烦心，却绝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我希望我选你是对的。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给陌生人带来痛苦——更不要说是给我的朋友带来痛苦了。

祝新年快乐！

一月一日

1

“我还是不懂她为什么要开枪自杀。”彼得·帕斯科顽固地说。

“因为她烦闷无聊，她被困住了。”埃莉·帕斯科说。

帕斯科用他的拐杖试了一下那把椅子的坚固程度。三十分钟前，那位女性悲壮的自戕的头就垂落在这把椅子边上。椅子就像看起来的那么坚硬。他的腿实在很痛，于是他坐了下来，并且松了口气似的叹了一口气。他感觉到他太太在瞪着他看，遂连忙转成一个呵欠。他知道她不相信他说自己已经康复、可以明天回去上班的说法。他本来今天就要去上班的，可是埃莉酸溜溜地埋怨说二月十五号是他的生日，她可不打算让警方像过去六七年来那样又毁了这一天。

于是他这天还是在家休息，而且享受到一连串生日的特别待遇——在床上吃早饭、提早享用美味的晚餐、到坎贝尔大戏院的前座去看颇获好评的《名媛泪》。最后，他还到舞台上去了喝了杯散戏后的庆功酒，是坎贝尔的经理艾琳·陈请的客。

“可是一般人不会干这种事。”帕斯科露出约克夏人的夸张态度。埃莉看起来好像要和他争辩，于是他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说道：“只要有鬼，我就看得出来，小子。”她这才看出他是在模仿、取笑他的刑事调查部的上司安德鲁·达尔齐尔。

她露出了微笑，帕斯科也报以一笑。

“你们两个看起来很开心。”艾琳·陈拿着一瓶新开的酒走了过来。“这可真奇怪，因为你们花了大钱来受罪。”

“哦，是挺受罪的，只不过彼得最差劲的本能告诉他说女主角是被谋杀的。”

“你的看法真正确，彼得，亲爱的。”艾琳说着把她高挑儿的美体移到他的身边。“这正是我想要表现的。我把你的酒杯加满吧。”

Bones and Silence

彼得环顾了一下台上，坎贝尔大戏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似乎正准备回去了。他站起身说道：“我想我们该动身……”

可是艾琳·陈又把他拉得坐了下来。“忙什么？”

“不忙，”他说，“我还没回去忙呢。”

“你跛得很漂亮，”她说，“我好喜欢这根拐杖。”

“这根拐杖让他觉得很尴尬。”埃莉说着在他另外一边坐了下来，让他觉得被挤在中间。“我猜他认为这玩意有损他的大男人形象。”

“彼得，宝贝！”艾琳·陈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抬眼正视着他，“拐杖不会就是男人性器官的象征吧？也许你想要换根大点的？我会到我们的道具间找一找。想想那些疯狂的跛子、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王，他才是个真正操他妈的家伙；还有诗人拜伦，老天，就连他的亲姐妹也不安全……”

“可怜的彼得不但是孤儿，还是独子。”埃莉插嘴道。

“啊，妈的。彼得，抱歉，我不晓得。还是有很多不跟自己家人纠缠的人，比方说魔鬼，他就是个跛子。”

在此之前，彼得·帕斯科始终很安然地承受这种拙劣的戏弄，能置身在他所爱的埃莉和他想要的艾琳·陈之间，他心甘情愿付出这种代价，然而现在他却知道他被出卖了。

他正打算起身，可是艾琳·陈已经站了起来，脸上闪着这下好戏上场的光辉。

“魔鬼！”她兴奋地说，“这个主意真好。彼得，亲爱的，让我看看你的侧面。好……极了，加上跛，太完美了！埃莉，你最了解他了，他可以演吗？”

“他的确具有不少魔鬼的特性。”埃莉承认道。

这实在有点过分了。有根拐杖在手上也有好处，他拿拐杖用力敲了敲面前的茶几。这样做他一点也不会良心不安，因为那张茶几原来是他的。艾琳·陈搜集道具就像玛丽女王收藏古董一样——拼命夸赞到别人只好送给她当礼物。可是，她休想把他当礼物。

这该怪埃莉，不过更该怪他自己。他忘记了那条黄金定律——艾琳·陈的任何一个朋友都是有罪的，除非能证明自己清白；说不定证

明之后还不行。当初这位新任命的市民剧场总监宣称她要制作一出具有社会重要性的戏剧时，他的疑心就和埃莉的热心一样强烈。她的美艳和魅力却很快地将他征服。她的雇主市议会的议员们，可都不是好惹的，那些人都是铁石心肠。他们就担心在他们右翼的怀里会抱来一条左翼的毒蛇。可是，等到她制作的《私生活》（还巡演到史柯尼市与哈德斯菲尔德城）在票房上大获成功，而这项纪录又再被她的《大联合运河上的平底船》一剧刷新之后，这些大老板们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疑云镶着金边，之后就放心放手地付钱了。但她最新的企划案瞄准了上帝和财神爷，才真让他心生不祥之兆。

艾琳·陈提案要在户外盛大演出中世纪风格的神迹剧，采用的是各家兼容并蓄的版本，不过重点还是集中在约克郡和西约克郡首府韦克菲尔德两地的连台本戏，准备在夏初连演七天。各方面的有力人士全都一致推崇，认为非常之好。教会表示赞同，因为那能让宗教“事关重要”；商会赞同是因为它会引来满城的观光客；社区领袖是因为该剧会聘请大量本地居民参与演出而能恢复文化认同；市议会则因为本地人演出不会要酬劳。有人提到这是偶像崇拜，一些坚持唯有《圣经》才是正确版本的人则发出谩骂，但是这些都被赞同的巨大浪潮所淹没。

起先大家都以为艾琳·陈会让她剧团的演员来饰演主要角色，也许会引进一个二线的电视明星来给耶稣基督一角增加一点商业价值。在这件事上，她却让所有的人大出意料。

“才不呢，”她告诉埃莉，“我团里的人会安插在群众场里，只有在那里你才需要职业演员把场面撑起来。至于明星，我可以创造！”于是大的选拔活动开始了。当地所有的业余演员都把剪报资料寄到坎贝尔大戏院。老了的杰克·波因茨、年轻的李尔王、谷地来的麦克白夫人、天才儿童弗雷亚斯坦和琴速罗吉丝般的舞王和舞后；长得像劳伦斯·奥立佛的、声音像约翰·吉尔格的、娇媚如玛丽莲·梦露的、身材像梅莉·史翠普的；好的、坏的，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全都准备好走的走，跑的跑，发怒，撒娇，有的冲，有的跳，支支吾吾或是能言善道，死气沉沉还是夸张活跃，纷纷呈现在艾琳·陈那对利眼之前。

Bones and Silence

但是他们绝大部分的人都白忙了一场。艾琳·陈把所有的剪报都附上谢函退还，因为她知道这些获得赞赏的记录有多宝贵。但言外之意却是，你不如赶快走，混进群众场里去吧。艾琳·陈没有把她短短的时间浪费在这个城里。她四处交际，什么地方都去，什么都会忘记。那些见过她的人或许会被她迷倒、感到震惊、受到激励、觉得不快、感到有趣、意外惊讶、神魂颠倒、难以自主，可是绝不会受到冷落。虽然大家都怀着希望，却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他们已经在艾琳·陈的选角名单上。在她公布演神迹剧的企划的同时，她心里的一张演员名单早已差不多拟定了。她的密友都被她请来帮着设陷阱，网罗那些不太甘愿的可怜虫。

帕斯科在听到埃莉说及艾琳·陈用那些个逗趣的暗示提出这类不近人情的要求时，总觉得非常的有趣，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自己也可能是目标之一。可是现在他的防卫力完全伸张开来，他再一次把拐杖用力敲在茶几上。“不行！”他叫道，“我不干！”

两个女人忍不住感到有趣地对望了一眼。“不干什么呀，亲爱的？”艾琳·陈一派天真无邪地问道。现在是连最会搅浑水的人也要弄清楚状况的时候了。

他慢慢地说道：“我不会在你的神迹剧里演魔鬼，现在不答应，将来也不答应。休想！”

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自己的话，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有力。两个女人吃惊地对望着。“可是，彼得，当然不会要你演啦！你是怎么想的？”艾琳·陈瞪大了眼睛，就像堪萨斯州消失了地吃惊。

“彼得，我的天，你是怎么了？”埃莉用为人妻者在好朋友面前才会显露的怒气逼问道。

这时候该继续坚持立场。他听到他自己说：“你们在讲我的跛，又说魔鬼是跛的，又说我适合那个角色……”

“开玩笑的啦，彼得。你把我当什么呀？妈的，运气好的话，等上戏的时候，你早就不跛了。我是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不是吗？你以为我真会去欺负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吗？再说，你这人太好、太亲切了，我心目中的魔鬼人选要看起来就像魔鬼那样骄傲而讨

厌，完全不是你这一类的！”

他虽然还不确定问题到底在哪里，却觉得自己好像越陷越深了。不过这倒没有关系，他需要完全弄清楚这不是一个陷阱。

“你现在是绝对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要我在这出或是你任何一出戏里演出？”

“彼得，我发誓，诚心诚意地发誓。”她很严肃地把手放在心口发了誓，然后看到他的视线所及，便挑逗地捏了下自己的左乳，笑了起来。

“现在开心了吧，彼得？”她问道。

“艾琳，我很抱歉，都是因为养病太久的关系。你知道，像电影《后窗》里的詹姆斯·史都华，我有点偏执狂。”

“我原谅你，”然后她突然警觉地接着说道，“可是你不能完全退出！彼得，你答应过说你回去上班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支持我的‘神迹剧筹备委员会’，以确定我们在交通、停车和安全等这一类乱七八糟的事情上能得到充分的配合！”

“当然我会做到的，”帕斯科很大方地说，“任何事，只要我能帮忙做到的——除了演戏，绝对除了演戏——你知道只要你说一声就行。”

“什么事都可以，嗯？”艾琳·陈马上响应道。

埃莉的嘴角漾起一点笑意，就像一只威尼斯的蚊子飞到你的意大利堪培拉苏打水上。帕斯科突然想到《后窗》那部电影里，詹姆斯·史都华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不是偏执狂，而是个把事情看得非常清楚的人。

“只要是我能力……”他开口说道，可是这就像接受伞兵训练的人在跳出机舱之后才宁愿当地勤人员一样。

“是有一个小小的难题正好想请你帮忙。”艾琳·陈说。

“什么事？”他问道——并不是他想要问，而是剧本上要求他接话。

“其实没什么。只是说，你知道我礼拜天有一场酒会，算是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也公开宣布神迹剧这个企划案的吧。”

帕斯科因为听埃莉跟他说过这件事，就点了点头。

“嗯，彼得，事情是这样的，我寄了张请柬给你的上司，就是鼎鼎大名的刑事主任达尔齐尔。也是该让本城的两大巨头会面的时候了。只不过他还没回复。”

“他不那么喜欢正式的社交场合。”帕斯科说。他知道负责收发达尔齐尔信件的警员曾接到严格的指令，要他们把那种看起来是无聊的公共聚会或自以为是艺术活动的请帖或邀请函，全丢进一个大的塑料垃圾袋里。

“嗯，好吧，可是我真的希望他能到场。彼得，你能不能运用你的影响力让他来呢？”

这事一定有鬼，不可能有人会这么急于找达尔齐尔参加一个有酒可喝的酒会。这简直就像是农夫要把狐狸请进他的鸡舍里一样。

“为什么呢？”帕斯科说，一面想着也许他该聪明点假装昏倒而让人抬出去，也不要再继续追问这件事。“你为什么要找达尔齐尔来，不单是因为社交礼貌吧？”

“你实在是太机灵了，我搞不过你，彼得。”艾琳·陈很佩服地说，“你说得一点也没错。事情是这样的，我想要看看他能不能出演一个角色。你知道，亲爱的，我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事，不管是你说的，埃莉说的，还是其他人说的，都让我觉得安德鲁·达尔齐尔很可能是扮演上帝的不二人选！”

帕斯科突然觉得他一定得坐下来，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昏过去了。

2

大约就在那边宣告他即将被神化的同时，刑事主任安德鲁·达尔齐尔正在家中朝一个桶子里呕吐。在一阵阵作呕之间，他脑子里开

始追查呕吐的原因。他计算起来，又很快地复诵一遍：在“黑公牛”酒馆里喝了六品脱啤酒外加六杯双份的威士忌；在特区专业人士俱乐部里仔细查看之后，还是决定放弃一块面包香肠，而以一瓶法国博洛莱葡萄酒送下一块葡萄干布丁；最后因为和乳酪一起搭配着送来的酸渍洋葱在他吞食时跑错了地方，他遂在挑剔、咒骂了眼前那杯矿泉水一番后，一股脑儿地把它给灌了下去。

可能是那杯法国矿泉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他就是一时失去判断力了。法国人老吹牛说他们瓶装的是天然矿泉水，未经人工处理，可是这个国家处理过的水连健康的马喝了都会吃不消。

恶心的感觉似乎止住了，他这才发现桶子原来不是空的，除非他在俱乐部里还吃了两双袜子和一件网眼背心。他抬起头来环顾了一下厨房。他刚才没有开灯，但即使是在黑暗里，也看得出这里急需重新装潢。这栋房子是他结婚时搬进来的，后来就再也没时间和精力搬出去。就在这张厨房的桌子上，他发现了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上面写着“你的晚饭在炉子上热着”。当看到晚餐是火腿沙拉时，他微微感到吃惊。但是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一阵久敲不停的敲门声，把他从每次半夜三点以后回来极不情愿去睡的那张备用小床上吵起来时，他才开始怀疑出了什么事，因为应门是老婆的责任。他发现她的床上是空的，下了楼，楼下也一样空无一人。他打开大门，收到一封电报。电报里对原因和问题其实语焉不详，但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内容却让达尔齐尔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她居然认为让陌生人看到这些字句要比当着他的面说出来容易得多！

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会卖了房子去找间小公寓。可是惰性加上他的拗脾气让他始终没做这件事。所以现在他的眼光转到没有挂窗帘的窗口时，他所看到的仍是他极其熟悉的景物——一个小后院。即使月光也不能让那里美化，院外是一堵需要粉刷的围墙，还有一扇需要油漆的木门通往一条后巷。巷子的一边是达尔齐尔所住的这条街，另一边则是另外一条小街，上面都有着相似的房舍后门，而那些房子的烟都矗立进铁灰色的夜空。

只不过今晚还有些不一样的东西可看。在他房子正后方那栋屋子